

韓

集

詮

訂

徐

震

韓集詮訂

徐震

少時讀韓昌黎集、久之無所獲、則棄置弗觀、既而、由六朝三國上溯兩漢先秦三代之文、反求諸昌黎之作、豁然有會、蓋其集前人之長、而陶甄自我、役人而不役於人、馳聘闢闔、若不可矩度其實應繩必當、曲得其宜、可謂盡文章之能事、宜乎見推於當時、作程於異代也、予既深有發悟、自此頗樂尋繹、每至義訓扞格、必掣覽諸家之注釋、斟酌各本之異同、務求諦當而後已、因思采輯衆長、問下己意、撰成集解、以便讀者、未之暇也、茲姑就所疑記、次爲韓集詮訂一卷、以存一得之見、世有願爲韓集作集解者乎、此亦足備參取也、書據東雅堂本、其順宗實錄五卷、非退之原書、沈欽韓之說甚確、故獨闕而弗論焉、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武進徐震記、

卷一

感二鳥賦

曾不得名薦書 方本名上有列字、名下有於字、俞樾讀昌黎先生集云、方本是也

列名於薦書、與下句齒下士於朝、雖句法參差、而實相準、朱子考異從嘉祐本杭本及謝本刪此二字、則文不成義矣震按、朱子謂無列於二字、語簡而意已足、故不從方本、其實無此二字、未能文從字順、俞說是也、

念西路之羌永 羌或作差、朱子考異云、作差固謬、然羌乃發語之詞、施之句內、似亦未安、以上文反顧流涕之語推之、則西路乃長安之路、而此字當爲浸漸愈益之意、不知的是何字、又恐或是逾字、俞樾云、羌乃篆字之誤、篆永同義、詩江之永矣、說文引作江之篆矣、古人用字、不避重複、篆永並言、篆亦永也國語吳語曰、今吾道路悠遠、篆永之文、與悠遠同、悠亦遠也、方成珪云、羌固楚發語詞、然亦有施之句內者、九歌山鬼篇、杳冥兮羌書晦、卽其證也、震按、三說之中、方義爲勝、

復志賦

窺前靈之逸迹兮 靈一本作修、作修者是也、前靈絕無所本、閔已賦勉汲汲於前修之言、不應此處獨作前靈也、

閔已賦

曰余昏昏其無類兮 爾雅釋詁、類、善也、

別知賦

斯百一而爲收 陳景雲曰、斯百一而爲收、文粹作斯一日而爲仇、按爾雅、仇、匹也、詩與子同仇、一日爲仇、猶言傾蓋如故也、似作仇字其義獨長、而諸本未採、俞樾云、國策齊曰、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意林引鬻子曰、聖人在位、百里有一士、猶無有也、古書中此等語甚多、韓子用百一本此、東雅堂集解引陸機歎逝賦得十一於千百、按李善注謂通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一、則不得謂之百一也、震按、韓意謂知心難得、僅百中取一耳、收猶取也、陳氏據唐文粹改文集、竊所未安、釋仇字義亦迂曲、俞氏引據國策鬻子、亦未確切也、

元和聖德詩

職是訓詁 孫汝聽全解云、爾雅有釋詁釋訓、釋詁者、釋古今之異辭、釋訓者、辨物之形貌、訓詁卽詩歌、震按、謂訓詁卽詩歌、非也、時愈爲博士、以訓說典籍爲職、此句之意、卽序所謂職業又在以經籍教導國子也、

南山詩

冬行雖幽墨 楚辭懷沙、孔靜幽默、史記默作墨、韓以幽墨爲幽默、依史記之文、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或慮言語洩傳之落窺讎 觀此二句、則退之上疏論旱、當爲密疏、

重雲李觀疾贈之

窮冬百草死幽桂乃芬芳 合江亭詩云、窮秋感平分、送僧澄觀云、洛陽窮秋厭窮獨、皆用窮秋、則此窮冬必爲窮秋之誤、若作窮冬、則桂亦不芳矣、

卷二

北極一首贈李觀

方爲金石姿 古詩十九首、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退之反用古詩之意、

此目足可惜一首贈張籍

舍酒去相語 方本去作須、朱子云、須字無理、或是復字、傳寫誤爾、何焯云、須字是、所以飲酒不樂者、乃亟時張之至也、去字真無理爾、詩印須我友、震按、張籍見在與韓共飲、韓於席間賦詩贈之、玩舍酒二字可見也、何焯謂亟時張之至、於文義未合、舍酒去相語、猶云舍去酒而相語耳、語意本明、無用穿鑿爲說、

幽懷

亦知和爲音 朱子云、諸本作知時爲和音、非是、然今本疑亦有誤、或恐爲是其字、震按、和爲音不誤、和讀如唱和之和、言相和爲音也、上句云、繁吹蕩人心、故此句言鳥亦知相和爲音、似與繁吹相應合、

卷三

感春四首

畫蛇著足無處用 震按此事當引戰國策、事見齊策二、廖注引史記、未得其本、

卷四

送侯參謀赴河中幕

男兒貴立事 文選丘遲與陳伯之書、立功立事、李善注引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

送湖南李正字

孤游懷耿介 顧嗣立補注云、韓子、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文選廣絕交論耿介之士、疾其若斯、震按顧注未切、若援用最古者、當引屈子離騷彼堯舜之耿介

、若以句法論、當引謝靈運過始甯墅詩、東髮懷耿介句、
卷五

辛卯年雪

翕翕陵厚載 厚載地也、易曰、坤厚載物、

李花

東風來吹不解顏 列子黃帝篇、夫子始一解顏而笑、

送無本師歸范陽

鄭珍跋此篇云、劉公嘉話記疊以鍊推敲字、誤衝京尹事、洪樊諸子已辨其烏有、而
據言載疊因索句唐突劉棲楚被繫、迹頗相似、新唐書遽信采以入傳、以余考之、亦
謬談也、疊集有寄棲楚詩云、友生去更遠來書絕如焚、通篇詞意、並見疊與棲楚爲
同輩舊交、何得有繫疊事、新書殆失之不考、此論甚確、惟言疊於孟東野、似乎生
未一覲面、則殊不然、按疊集有寄孟協律詩云、我有弔古泣、不泣向路岐、揮淚灑
暮天、滴著桂樹枝、別後冬節至、離心北風吹、是疊與郊別後之言也、此事固與本
篇無涉、輒因辨正鄭跋而附箸之、

雙唐詩

此詩柳仲塗以爲喻釋老、非也、朱子引葛氏說、以爲退之喻已及孟郊、似較柳說爲可信、何焯亦云、葛說近之、震按末二句云、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尤似爲已及孟郊設喻也、

病中贈張十八

哆口疏眉龐 顧嗣立補注引後漢書劉寵傳、有五六老叟龐眉皓髮、又引杜子美詩、龐眉皓首無住著、震按張平子思玄賦、尉龐眉而郎潛兮、李善注引漢武故事云、顏驄不知何許人、漢文帝時爲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驄龐眉皓髮、此在范書前、宜引之、

卷六

人日城南登高

佳節古所用 鄭珍於人日登高故事、徵引甚詳、錄之如下、晉桓溫參軍張望有正月七日登高詩、李充有人日登安仁峯銘、壽陽記、宋王正月七日登望仙樓、會羣臣父老集城下、皆令飲一爵、北齊陽休之有人日登高侍宴詩、喬備亦有人日登高詩

、景龍文館記、中宗景龍三年正月七日、上御清暉閣、登高遇雪、令學士賦詩、李文李嶠劉憲趙彥昭宗楚客蘇頲六人皆有作、是知人日登高、自晉至唐、皆爲故事、故公詩云然、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

鄭珍跋此篇云、余玩此詩大意、謂人生百年內、當留心於大者遠者、孔顏事業、終身爲之不盡、區區園池中景物、自然不及開懷、正猶晉人且一畎堯舜、春秋且不誅其人、况肯以虫魚花鳥累其筆墨乎、皇甫之園池詩、何異拈據糞壤、用心旣誤、臧否更不必論也、公蓋勉之及時進業、無復流連光景、費無益之心思耳、劉貢父葉石林謂譏持正不能詩勸使不作、並是臆談、持正詩今存三篇、題語溪石石佛谷出世篇何嘗非詩人吐屬、特全集失傳耳、震按鄭說至確、司空表聖集題柳柳州集後云、愚常覽韓吏部歌詩數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挾電、撐挾於天地間、物狀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所作亦適逸、非無意於淵密、蓋或未遑耳、此益足證湜非不能詩也、

卷七

雜詩四首

蠅蚊滿八區 揚雄解嘲、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左思詠史詩、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小大不相權 周禮考工記、弓人、角與幹權、注、權、平也、平則相稱矣、小大不相權、猶云小大不相稱也、

卷八

城南聯句

賢朋戒先庚 易、先庚三日、此言三日前肅賓也、

何用苦拘儻 案儻卽泥之音轉、拘儻猶言拘泥、爲協韻故用儻字耳、廣韻、儻、困也、義亦與泥近、顧嗣立引晉書不簡蚩儻釋之、未當、

鬥雞聯句

再接再礪乃 樊曰、再接再礪、莊子曰、是其所以乃、公用乃字出此、孫曰、書、礪乃鋒刃、沈欽韓、韓集補注云、案大宗師、是其所以乃、郭注、正是其所宜也、音義、乃崔本作惡、與詩義不同、此直斷繫誓文句耳、文苑英華王起陳

鼓賦、志惟礪乃、仁則依於、唐人押韵多如此、震以爲樊引莊子是也、乃猶爾也、莊子之是其所以乃、乃之義亦常解作爾、郭注非也、上句言一噴一醒然、此句言再接再礪乃、兩句相對、皆比擬形容之詞、故曰然曰乃、乃與然其義正同、若沈說則礪乃本於槩誓、醒然又何所本乎、故知昌黎此句、與王起之用礪乃依於、其意各別、不當以彼例此、

晚秋鄆城夜會聯句

密坐列珠翠 傳毅舞賦、鄆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
卷九

次同冠峽

落英千尺墮 離騷、夕餐秋菊之落英、

喜雪獻裴尙書

布澤荷平施 易謙象傳、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卷十

獨釣四首

風約半池萍 說文、約、纏束也、引申之、則有聚合之義、此句言風吹聚半池萍也、

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峯驛旁山下蒙恩還朝過其墓留題驛梁

設祭惟聞飯一盤 朱彝尊謂此句不切、且不知何爲用惟聞二字、震按此句與上句繞墳不暇號三市、皆追述葬時及葬後情狀也、愈葬女舉卽行、祭墓之事、在愈行後、使人爲之、故上句言不暇號、見行之迫促、此句言惟聞、謂得諸傳說也、

卷十一

原道

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 震按、老者言孔子師老子、據莊子史記所載、人多知之、佛者言孔子吾師之弟子、則知其說之由來者蓋寡、今爲明之、據宏明集、宋釋慧通駁顧道士夷夏論云、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子彼稱仲尼、佛之所遣、且宣德示禍福、而後佛教流焉、又唐武德四年、釋法琳作破邪論、引清淨法行經曰、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

薩彼稱顏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凡此等語、卽昌黎所斥佛者之說之由來也、
原鬼

退之此篇、義本王充、其以無形與聲者爲鬼之常、以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爲物怪、固非主無鬼論者、李石以爲退之作原鬼、與晉阮千里相表裏、誤會退之之旨矣。

讀墨子

此篇宋嚴有翼譏其與答孟簡書矛盾、震以爲退之答孟簡書乃晚年之作、此篇殆早年之作、退之自識張籍後、排楊墨釋老始嚴、此篇蓋作於識張籍之前歟。

卷十二

進學解

優入聖域 漢書賈捐之傳曰、禹入聖域而不優、退之反用其語。

五箴

昔者子路惟恐有聞 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退之則以聞爲聲聞之義、與舊注別、今所傳論語韓李筆解中、無解子路有聞章

者、足見筆解一書不可信。

後漢三賢贊

退之於後漢取此三人者、以此三子、並能立說、異於徒擅華辭者也、後漢能辭賦者多、能立說者少、故退之重之、觀退之原性原鬼皆本於王充、宜其推重之矣。

卷十三

釋言

据李習之所作行狀云、入爲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爲飛語、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據釋言觀之、則李習之所云愛公文者、乃鄭絪也、退之以恐而求分司東都、則讒言終行矣、此篇篇終云、讒言果不行、假設之辭耳、蓋作此篇當在未求分司東都時、冀以此文自解於時宰、故爲此語以感動之。

張中丞傳後敘

宋李耆卿文章精義云。退之張中丞傳後敘云、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裕本誤耳、前半篇是霽雲、卽不及雷萬春事、震按、李言是也、萬雷春三字當作南霽雲方合。

汴州東西水門記

士女蘇會 康誥、四方民大和會、書疏引鄭玄注云、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

畫記

方望溪云、周人以後、無此種格力、歐公自謂不能爲、所謂曉其深處、而東坡以所傳爲妄、於此見知言之難、震按、此種文格、自創爲之者言、實爲不易、此歐陽永叔所以有吾不能爲畫記之說、自倣摹之者言、亦非甚難、此蘇子瞻所以不信歐公有此言也、明人頗有效退之此文者、曾謂歐公獨不能效之耶。

科斗書後記

不如是者不稱三服 禹貢五服、曰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國語周語曰、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皆以三服爲中土、二服爲裔土、此文言三服、猶言中國、不如是者不稱三服、言不如者、不能有聲稱於中土。

凡爲文辭宜略識字 五百家注本云、一作宜略識古字、考孫觀鴻慶居士集楊氏切韻類例序引此文、亦作凡爲文辭、宜略識古字、竊以爲有古字者是也、否則與科斗書何涉乎。

卷十四

爭臣論

官以諫爲名 見漢書蓋寬饒傳。

禘祫議

獻懿廟主 舊唐書高祖本紀、嵩生歆、歆生重耳、重耳生熙、爲金門鎮將、領豪傑鎮武川、因家焉、儀鳳中、追尊宣皇帝、熙生天錫、儀鳳中、追尊光皇帝、皇祖諱虎、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皇考諱昶、武德初、追尊元皇帝、廟號世祖、又玄宗本紀、開元十一年秋八月戊申、尊八代祖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帝廟號懿祖、始祔於太廟之九廟、是獻祖卽熙、懿祖卽天錫也。

今國家德厚流光 穀梁傳十五年傳、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答張籍書

觀退之與張籍二書、則其時尙未箸原道等篇也、如已箸者、張固不當再以箸書之說進、若張未見此等文辭、則退之亦可告以已有原道等作、何乃尙言有待耶、舊注引張芸叟曰、張籍嘗勸愈排佛老不若箸書、愈亦嘗以書反覆之、旣而、原道原性等篇

皆激籍而作、此言是也、包慎伯藝舟雙楫書韓文後上篇云、今觀原道大都門面語、徵引蒙莊、已非老子之旨、尤無關於釋氏、以退之屏在釋氏、未見其書、故集中所排、皆俗僧聳動愚蒙以邀利之說、繼自度其力不能入室操戈以伐之、故文昌勸著書、而答以須待五六十時也、震以爲包說非也、退之原道中關佛老之語、誠爲疏乖、然自董仲舒以後、能將儒家之說、具體表出者、實以退之此篇爲首、而後宋儒繼之、漸臻精密、蓋儒家所重、在人事之常、退之述儒家之大用、卽著意於此、亦不可謂無所見也、縱謂原道一篇、無所發明、而在退之、則固自以爲足明孔氏精義矣、豈復自謂不足傳哉、如自以爲不足傳、又何必著之於篇耶、是知原道等篇、張芸叟以爲激於籍言而作、實不可易、包氏以爲作於答籍書之前、謬矣、

卷十七

與崔羣書

累其靈臺也 莊子庚桑楚篇郭象注、靈臺者、心也。

與陳給事書

沈欽韓云、京新唐書入儒學傳、然其人賢否參半、通鑑載其於貞元元年力爭復用盧